

有人,爱上了读报

□陆爱平

前些天遇到的一件小事,令我感慨不已。那天,我匆忙吃过午饭后,随手抓上没看完的几份当天的报纸,赶去发廊烫发。在发廊,见还要等一阵儿才能“上岗”,于是从包里掏出一份报纸,翻看起来。不一会儿,忽听得老板娘惊讶地笑道:“现在还有人看报纸呀?”老板夫妇和店里的几位顾客都齐刷刷地带着笑意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另类。我泰然自若,报之以微笑,然后继续读报。

想想也是,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不论是在走路的时候、乘车的时候,还是排队等候的时候,或是用餐的时候……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低头族”。智能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便捷,它替代了多少东西啊!有人说,一部手机干掉了电视机,干掉了游戏机,干掉了手表,干掉了座机,干掉了钱包,干掉了台历挂历,干掉了照相机,干掉了收音机,干掉了手电筒,干掉了报纸……说法虽有些夸张,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确实变多了,选择也多了。喜爱读报的人减少、传统纸媒面临生存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老板娘的惊诧自在情理之中。但据我所知,老年人中对读报情有独钟的还是占着相当比例的啊!

回想自己数十年来形成爱读报的习惯,也许是从小受家中大人的影响吧。当年外公常年订报,他爱读报、爱写诗,已成习惯。每当看到外公有诗作在南通报上发表,我总是喜滋滋地小心地捧着报纸仔细阅读。

还有一件令自己切身感受读报有益的往

事,至今历历在目——

在当年迎考的中文专业《文艺理论》科目的期末试题中,最后一道大论题是:试以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为例,分析此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看到这题目,我不禁窃喜。宗福先创作于1978年的4幕话剧《于无声处》一经出台,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因为那时家里订的《文汇报》上完整刊登了这剧本,我仔细读过,剧中不少人物对话我几乎都能背诵出。因为熟悉剧本,所以那天考试时感觉得心应手。

后来那份试卷,老师竟给我打了全班唯一的满分。知晓成绩的那天,在办公室正巧遇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后被选拔调任该校任教的名师严迪昌老师,他笑着温和地对我说:“哪有‘文艺理论’拿满分的?我要是你,这个满分就不要。”严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冷静下来:是啊,一次满分算不了啥,知识无底,学海无涯,老师的话我一直铭记着。

但不管怎样,自己爱读报的习惯至今一直保持着。感觉读报给人精神世界带来的享受与体验是手机上碎片式阅读无可替代的。

每天,当一份带着油墨清香的出色的报纸被我从信箱中取出,如饮露般翻看时,总会感到来自心灵的充实与宁静。品茗读报,是一种享受:获取知识,开阔眼界,褪去浮尘,修身养性,有如春风拂过、阳光萦怀。

有人,爱上了读报,固守着这块清新的园地,它无关乎年龄,无关乎学识,无关乎他人的目光。在这块园地里,或许有你,有我,有他……

灯下漫笔

剪刀春秋映红心

——磨刀老人初识记

□徐乐怡

2016年的《感动中国》中这样形容他:“刀剪越磨越亮,照见皱纹,照见你的梦。吆喝渐行渐远,一摞一摞硬币,带着汗水,沉甸甸称量出高尚。”

我未曾想象过和吴老亲密接触的场面,但也只是在电视机的屏幕中,或是高高的领奖台上远远地望着他——看他和蔼地笑着,让岁月在皮肤上书写经历过的路途。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我们一路顺着风的足迹,七拐八拐进入了那个小弄堂里。吴老的家在乡下,都是些土墙瓦房,有着很亲切的烟火气息。我们找到他的门户时,他正坐在屋外的桌子边抄写着报纸,没有戴眼镜,一笔一画不急不缓。桌上整齐地堆列着他用作摘录的本子,很多,很旧,也很厚。其实我这是第一次近距离与吴老相处——看着他的皮肤黝黑得仿佛比泥土还要深沉,手上的褶皱像是雕刻上去的,松弛的皮肤像是发酵过久的面团般柔软。我望向他,他仅是笑着不说话,一种由内而外的厚重便展现出来了。站在他边上时,吴老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使得原先被风吹冷的手渐趋温暖。环顾四围,矮矮的屋子里堆满了他曾阅

读过的报纸,门前的一小块田里种着蔬菜,旁边养着的鸡与鸽子在鸣奏独属它们的颂歌。

吴老说,最开始拿笔都很困难,写一段文字甚至需要花上几天的工夫,但写着写着慢慢就熟练了,现在只要煮饭的工夫就能抄完很长一段。他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片,再三强调上面的一句话:“千重要,万重要,学习最重要。”吴老通过向我们讲述他的孩子们的求学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努力,努力成为时代新人。屋子里挂满了吴老曾被授予过的锦旗、奖状……阳光透不进这间小小的屋子,但吴老的话使我们的心中遍布阳光。

临走前,吴老将亲手写下的“五心人准则”送给我们,并一个个握手告别。阳光大片大片地洒落,他的脸上晕出红光,而纸片上的字苍劲有力:“对党要忠心,对人民要有爱心,对父母要有孝心,为人处世要宽心,与人相处要虚心。”

他淳朴的方言里是毅然的决心与信念:“我是个党员,我只是想去尽我的力量帮助一些人,不想太多。”

我站在阳光下,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小小的纸,只觉有千斤重量。而未来,也清晰可见。

芬芳一叶

莫负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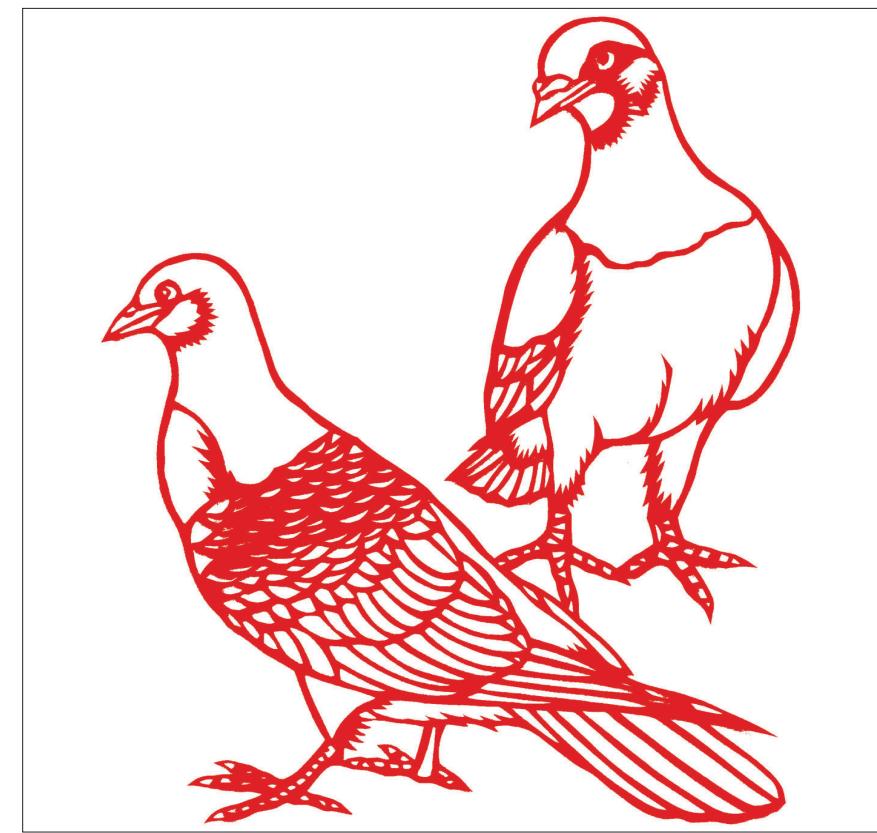
□成惊涛

晨曦喷出金箭,
飞出乳云的重叠,
箭头上包着懵懂,
看人间啼笑,
皆是趣味惊喜。
靠在童话的岸边,
想飞进对面水底,
助芦苇摇动清波,
谈论小时的记忆。
不晓天高地厚,
不知东南西北,
挂在胸前的肚兜,
沾满了稚气。

临时休憩在树梢的日头,
悄悄教学成长的技艺,
苦瓜虽苦,
让你身心甜蜜,
勤奋是无价瑰宝,
熠熠金辉会丈量前行距离,
平凡与不凡,
都在每一步之际,
要想享用不尽,

只有把年日多燃烧几次。
夕阳溜进书房,
数着他的银丝,
看他咀嚼知足常乐,
听他为孙儿领诵“杜李”,
书案上的宣纸,
如一块薄薄的雪地,
毛笔蘸上几朵梅花,
傍着青山巨石,
让一棵老树根,
张狂曾经的旖旎?
这边的青翠欲滴初绽,
那边的沧海已变桑地。
它不紧不慢地行走着,
谁能拉回过去的毫厘?
在法定的嘀嗒里,
收获超越的净丽,
莫负韶光,
对他对我对你,
都是一道漫长而又短暂的,
多解的考题……

紫琅诗会



剪纸作者:顾如铭

没有饥饿感就没有满足感

□张华

我的一个朋友小时候家里很穷,他一直说,他最喜欢的菜是红烧肉,没有“之一”。他对红烧肉天生没有抵抗力,只要听到“红烧肉”这个词就极度舒适,只要知道家里做了红烧肉,整天的心情就会很好,口水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分泌。刚工作那会儿,我们都是一穷二白,偶尔改善伙食,最大的奢侈是吃顿红烧肉。那种满嘴流油、回味无穷的感觉,就是幸福和满足所有的内涵。

当然,这是若干年以前的事了。朋友现在已是事业有成、颇有影响的企业家了。前几日,一起点菜吃饭时,他反复重申,素一点,少一点。

小时候盼着过年,其实就是盼望改善伙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或缓解一下饥饿感。过年了,哪怕日子再难过,家里都要切上一刀肉,到了大年三十晚上端上桌,既可以烘托喜庆富足的气氛,也可以慰藉一下全家贫瘠的肠胃。那可是一年一次的奢侈啊,所以就更显得刻骨铭心。

按照那时过年饮食的标准,现在天天都在过年。肉还是那碗肉,奇怪的是,如今已完全没有那种强烈的近乎原始的渴望和冲动,没有那种无法企及的煎熬和焦虑,没有那种日思夜想的发酵和累积。

日子越来越好,我们的饥饿感也越来越少,导致满足感也越来越少。

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我们还会为一碗红烧肉流口水吗?

当然不。不但不,对于疲于应酬、衣带渐紧的人来说,提起这个有点儿“油腻”的词,可能还有些许不适。

现在过年,大家对于吃已经没有什么念想,因为想不出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了。若干年前如果有人问我,过年最想吃什么?我的回答半页纸都不一定写得下,觉得整个世界都能吞得下去。

说完了吃,再说说穿。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很少有过年以外的时间穿过新衣服。因为条件所限,对穿衣服这件事几乎没有选择,基本上应付了事。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除了大小,颜色面料款式都大同小异。不像现在的孩子,各种童装穿得五彩缤纷、花枝招展,一看就是祖国的花朵。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父母买新衣服时,考虑到孩子正在长个子,尺码都要大一些,先给哥哥姐姐穿,等穿不下了,才轮到弟弟妹妹穿,好不容易穿上身,尺码还是偏大,瘦小的个子撑不起肥大的衣服,一个个都好像穿着戏服一般,但那也只能将就了。我的一个舅舅在上海工作,家里孩子一大堆,常常把一些旧衣服送给我们,款式迥异于本地,有些甚至有一些怪异,我和哥哥也

心窗片羽

管不了那么多,穿上就去学校,能赚到很高的回头率。特别在学校操场做广播体操时,我们衣服的颜色格外扎眼,上海滩早已过时的“潮流”,让我们既有点荣耀,又有些难堪,反正就是一种很难说清的感觉。

只有到了年底,父母会带着我们去商店扯块布,然后再带我们去裁缝那里量了尺寸,接着就是焦急等待,直到接近过年时才能拿到做好的衣服,怀着激动的心情试穿下,赶紧又收起来。除夕晚上把新衣服放在枕头边睡去,半夜醒来会忍不住摸几下,只盼着大年初一穿出去招摇一番。

当然,穿新衣服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那就是洗澡,这也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可能很少有人能理解这种隆重,那时入冬以后,天气寒冷,人们又舍不得费水费柴烧热水,所以很少有人洗澡。但到了年底,会破例烧上一锅热水,拿出家里最大的木盆,热气腾腾地开始洗澡,这可是入冬后几个月来积下的污垢啊,必须不停地搓搓搓,直到把自己搓得像胡萝卜那样全身通红,整个人好像重生了一般,神清气爽,连体重似乎也轻了不少,走路都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现在每天洗热水澡,已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了,洗澡的条件也比那时好多倍,但谁会觉得这是一种近乎销魂的享受呢?

尽管那时生活十分艰苦,但过年的习俗还是挺多的。年前会买上两张红纸,请村里的秀才写上类似“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样的春联,郑重地晾干捧回家。到了大年三十,家里会用面粉熬一碗糨糊,拿出春联认真地贴上大门,我们站在贴好的春联前,念了一遍又一遍,大红的春联映红了整个屋子,浓浓的年味一下子就起来了,大家心里都是美美的。到了元宵节,父母会就地取材,纯手工定制一个兔子灯,天黑后插上蜡烛拉着到处跑,那些闪烁在空气中的幸福光亮,映照着孩子们满足和兴奋的笑脸,定格成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儿时过年,享受的是微妙的节奏变化,留恋的是时光的温暖注脚,陶醉的是短暂的自我满足。现在很多人都对春节意兴阑珊,甚至有些厌烦和恐惧,过了一年,就意味着又长了一岁,一定的年龄以后,年前就会生出复杂的情感。如今,年味越来越淡,大家为了几天假期,加班加点,心力交瘁。真到了过年,除了日夜颠倒,胡吃海喝,大家围在一起,低头沉醉在各自的手机里,自娱自乐,相顾无言。

心中蛰伏饥饿感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遗憾的是,满足感、方向感似乎也随之而去。儿时年味,人生况味,万千滋味。